

京報副刊

第三七八號

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

會期：本星期六下午四至六時
題目：男女關係與經濟問題

報費：本報每份制子十枚，外埠連郵八分，半年八角，全年一元五角。
地址：北京沙灘新開路五號，未名社刊物經售處。

價目：每一元寄足五十九期，五角寄足二十五期，二角寄足十二期。票可以代價，不折扣。零售每期洋二分（六枚）。代派按七折計算。在北京城內訂閱者，出版後派人送到。總發行處：北京大學第一院劉鳴先收。

中國的前途(十五) 有麟

是我們的正責人罷，曾經說過這樣的一個故事：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冠。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孟大賢為什麼要說這樣的一個故事？其來歷，是因有賊盜之其人者，問他道：什一，去關布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

問這樣話的賊盜之，是一個幹嗎的人物？回家不大知道，也就不必要知道；只是在他這幾句話裏，把我們的民族的性格完全表現出來了。這一層，我很感謝他。可是我更感謝的，是處在二千多年前的我們的孟大賢，居然能知道賊盜之所表現的，是我們的民族的根本精神病！便給他講了那樣一個反駁的故事，而且在後邊還加重語氣道：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在這些地方，孟子是很能揭破假面具的。

但揭破不過揭破而已，我們民族的精神，還是一代一代的蔓延着，一直到現在。

到現在既不像閉關時代那麼安閑和幽靜。而我們用黑紙糊着的遮眼的高牆，已被人家鑽得稀光了，我們的改革者還要滿口維持現狀的以敷衍下去麼？還要用了應該緩進的招牌，而再向被人家已經揭破的幕牆上糊一層虛紙麼？可憐的中國人呵！

從前我看了屏川白村的一尙早論，我深為日本人羞！而且有時想的過高尙了，簡直就有看不起日本人的意思。然而，相隔僅有一年，在日本不特沒有危險到什麼地步，而且如今居然出兵於我東三省，以作武力的干涉了。而愚笨不才的我，也同時發現比「尙早論」還要危險的我們貴國人的維持現狀論。這正是我們極大的恥辱！豈特恥辱而已哉？還可以亡國滅種呢，老實說。

維持現狀者，是維持當時的狀況也。據說，也是改革者，不過是取的緩進主義，並不像過激派那樣的激烈罷了。

我們的孟大賢，不是說「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麼？

本刊徵求新中國之柱石十人票及說明在京報第一版本月底截止請速投

三三三

「速已矣」麼？這是什麼東西，暫且放在一邊，我們就作為是非的「是」罷。那麼，我們既知這過去的錯誤，便應當急進改過，為什麼要緩進呢？去一個又能來一個的現狀，有什麼價值可維持的？我們為什麼不在上古當遊民，而要火車，輪船，電話，電燈亂用呢？這是維持那時的現狀？上古？中古？抑近代？而且，科學進步，一日千里，在不遠的將來，我們敢保不坐再發明出來的電椅，或汽床麼？到那時，維持現狀的主張者，又將何以自解呢？若說維持現狀是取的緩進主義，姑且維持一下，並不是永遠如此。試問舊房子不拆，新房子又將何以造乎？我們與其修補那終有一倒的破爛房子。我們趕早建築一個新的，豈不直捷爽快麼？可憐的中國呵！已經千瘡百孔而不可收拾了，還要剜肉補瘡的維持下去麼？

英詩人物朗吟說：是惡也不妨，想做，便要剛肉補瘡的維持下去麼？

- | | |
|-----------|---------|
| 中國的前途(十五) | 荆有麟 |
| 愛的喜劇(二) | 蘇影 |
| 愛情與物性(下) | 俞宗杰 |
| 牧羊人社 | 雷助翔 王宗璠 |
| 覆友人書(下) | 王莽 |

做去。我們的維持現狀者，不是連善都不讓做去麼？更何論乎惡？隨便舉些事來看。

清朝末年，內政不修，外交不講，把中國鬧得亂七八糟，於是便有些人出來革命，主張推倒帝制，以建設真正的民主政治。而聖人之徒若梁啟超，那時不是極端反對而要君主立憲麼？而他的理由，不就是維持現狀的緩進主義麼？

最近如五卅慘案，那些不甘於安分的青年們，便出來狂喊一通。而我們的博士胡適之，不是就大不以為然麼？在他的大作愛國與求學裏邊，不是就說着「愛國固然是好的，但現在還不應該」的騎牆話麼？

我們的前進道路上，掛起那樣的不許通行人的牌子，自然我們社會上的緩進主義發達了。愛國是很好，不過現在不愛也不要緊。總足是麻煩的，以後再放還不遲呢。穿長衣服麻煩，不過短衣也有短衣的麻煩。舊家庭制度固然很不好，可是它也有可取的地方。就照這樣樣是非無定論的拖延着，明日，以後時常掛在嘴邊，而永沒有變換改革的消息。中國就想好起來嗎？請坐在鏡子面前，慢慢兒思索去。

在這裡我又回憶起兩件事來：——
我的一個同學河南人，因為他父親作議員的緣故，住在北京已經七八年了。他家裏除過

他的父母和外祖母外，只有他們姊弟兩人。不幸他的父親，便是一個維持現狀的緩進主義者，對於自己的女兒的婚事，就是取的尙早論，

凡有人來給他女兒議婚的，他的答覆不外「女兒還小」，或「以後再說」。在女兒那一方面，不特沒有進過學校，聽說爲了自己父親家教的原故，還守着「未嫁從父」的古訓，自然對於自己的婚事，是沒有與聞的資格。這樣的不定的時光，便一日一月一年的過去，聽說現在女兒已經三十二歲了，終於還沒有嫁人。可是那已成了病的身體，和背着人的哭泣與怨言，已打動了她母親的心絃。聽說老婆婆現在到處

奔走的給她女兒選丈夫，而且這時時罵着自己老丈夫的不該。這是那位三十二歲的老處女的弟弟——我的同窗Y君親口告訴我的。這是我回憶起來的事件之一。

事件之二，是民國九年罷，記不大清楚了，只知道是正開杏花的時候，忽然陝西大鬧起土匪來了。關中道所屬的某某縣（縣名忘記了），是我的一個親戚在那裡作縣長的。有一天，他正出了衙門預備看杏花去，忽然有人報告了，說是土匪快來了。問他怎麼辦呢？自然這時他也無心看杏花了，便急急跑去，請了許多的紳士和團老，商議對付土匪的辦法。有的說：我們趕快預備槍砲，土匪來了和他對打。

有的說：我們的人太少，一定打土匪不過，還不如把好的東西帶上，一齊逃跑，土匪來了，看見窮無人煙，便就到別的地方去了。在兩派的意見中，大家不能決定。最後公衆看沒法，都說：由縣長決定，無論怎樣都好。然而，那位苟安的縣長，是既不想打，也不想逃。他的意思，是要等土匪來了再說。至於他要維持現狀，那更是明明白白的了。他對紳士說：現在我們最要緊的是鎮靜，總要把我們小寨安閑的態度拿出來以對付土匪，逃走或對打，都是最好的方法，不過土匪還沒有來，這些我們是不能決定的。在他們說了這話後第三日上匪才來。然而，因為他們沒有一點預備，便遭了極大的危險。而我的那位做縣長的親戚，也就死在那時裏。而給我講這事情的那位被土匪殺死的縣長的手下的收發員，還加上一句道：倘他不是要維持他的平素的安閑，怎會被殺呢？

總之：中國有了這樣的民族性，自然倒一個軍閥，照例的又要來一個軍閥。梁啟超一流的團員塗蛋了，便有許世英一流的東西組閣來，因為他們也要維持現狀呀！
維持現狀呵！這不是一切的事停頓的根源麼？這樣看來，達爾文的進化論，與中國沒關係呢。

或「情已一東」

魯迅

二十史朔閏表預約廣告

時事短評

一，國民應該力爭三海的開放
二，北京市政的改良

林語堂
李士
王松莊

- 一、北河沿北京大學第三院本學門
- 二、花翎同北新書局
- 三、後門內景山書社
- 四、漢花園北大出版部售書課

論

北京代售處 各大學號房消費社，東安市場，勤業場，青雲閣，賓宴樓，琉璃廠，公同各書。莊報費國內全年一元六角五分，半年八角五分，又大洋一元零足三十分，日本朝鮮同。國外全年大洋二元四角，半年一元二角。通信處北京大學第一院轉

厨川白村作論文集，魯迅譯。全書約二百七十面。插畫五幅，實價七角，特價八折。特定期自出版日起至十六年一月十日止。售書地址：沙灘，新開路，五號。售書時間：每日下午一點半至六點。

聖的喜劇

(二) 頹影

——靜場一分鐘表十分鐘過去。

——玉蓉拿了活計行了進來，無精打采地坐在台前，一邊作着活一邊叨叨着。

玉 計算着六哥應當就來了。——我對不住他！有甚麼法子呢？就是這個與他做得了，也沒良心對他！……！這個人怎麼天不殺呢！一點善心都沒有！看！白使喚人還這麼狠，出口就罵，張手就打，我們丫頭就是賤，也不致於活不了呀！幹甚麼這麼賤了頭，賊骨頭地亂叫！……！說起當初，咳，何必當初，就是一年前你這個母豬在我們家裏見了我這妹妹妹妹短地喚呀！現在沒想到跑你這來受起罪來！幹什麼你這麼狂酸，你打，算像你們的不管！車夫馬奔地亂來！那個瞎老東西也太糊塗人！——這些錢都捨不得花：白落了一個使喚人還不上算，還想弄不花一個大錢的奶媽！（冷笑，）……！瞎想！這麼便宜事！真是一個騙到底，一個齜透了腔！……！我與對不住！……！這是沒有法子的！（靜了一會，）看六哥這回出外三個月弄了多少錢在手裡，若是有二百塊錢那就好！——如果是當初，我的積蓄衣服都不隨着李家一齊遺沒的話，我自己的錢也儘够繼

着他回家去了！我一回家我的妹妹弟弟們不知怎麼喜歡呢？——雖然我有時候恨舅舅，說他沒良心負了我，可是沒有我的身價誰管妹妹弟弟們呀！不知妹妹出了沒有，弟弟已經長多高了，……！咳，其實我在李家的時候雖然積了些錢，我却不能回家，不能有那種想頭！那時候我遠不曉得舅舅是應該親的人呢！——說不定收我做第九房，如果去年他不遺過那事，……！看你們那些死貨還和我明爭暗鬥！這才稱了我的心意！……！（冷笑，鐵齒齒孔。）……！咳，可是人家都弄錢的弄錢，回家的回家，只留我這倒楣鬼在這裏……存受氣了，……！看那老日豬喘呼呼地還爭風鬥醋，真笑死人！不看你那勝老頭子的神氣！想起當初李老爺和我的時候，咳，不想這些！（仰目諦想了一回，）……！這兩個月身上好不方便，莫不是那個……鬼惹出事來，那可就糟了！——小六哥也够抽的的！——我想不至於吧！哦，一定是因為我回來沒受過這樣氣，在這里閉關出的病來。（她的活計早就扔開手了。）……！聽說：兩個月就可以死，那豈不糟嗎？……！我！那麽多叫我怕呢，我也不要死！（自己有些害怕。）……！六哥快回北京，他在外邊可以給我買些人參，鹿茸，我想一吃就好（？）

。是的，是的！——人參鹿茸恐怕也不管甚麼事，我們大爺家裏不多有的是那些東西嗎？姨太太們一有病，……！請德國醫院的克利大夫，還是吃洋藥好些——等他——大少爺——來的時候求他向德國醫院問一下吃點甚麼藥……！不過我一定要躲着他，真要是他惹出的事來，那就倒了霉了！（決定的樣子。）……！上次若不是他那樣強橫，我怎會上他的當！上當，上當！佔了便宜之後一點也不問，也不管，……！（憤憤的當兒，老爺從外面蹣跚地進來，使她不知道地走在她的背後，兩手突然捂住她的眼。）……！是誰？……！放開我，小胖兒！……！哦，不是！……！六哥你回來了嗎？怎麼不好生說話，這麼捉弄人？——從此我不和你好了！——你許不是（遲疑）莫不是大少爺？——你是少爺，可不要和我丫頭開……！不拘你是誰，你不放手，我急起來要罵了！（他鬆手，哈哈低笑起來。她的兩眼發花，看不清他是誰。）……！你到底是誰？——你是表老爺？今天來得不巧！……！

老 （哈哈低笑，）我是「老爺」！（體面！）

（玉蓉！）

玉 老爺不是去門牌去了嗎，怎麼這時候回家來了？

老 哈哈，哈哈……（一種低沈難聽的笑，這是在小脾氣的鬼……）

（這是在小脾氣的鬼……）有你在我心里佔記着，我還有心打牌去？哈哈……玉蓉——我出外兩月你想我不想？

老 爺，老爺……（退縮。）

老 你不要害怕！玉蓉，我拿你當女兒看待，你伺候我，我不能像使喚姨娘那樣的！你過來，你過來！我和你說，如果……一定的，我將你接出去，省得跟太太嘔氣——你過來呀！（上前走兩步，）你怕甚麼？

——這時屋里的光已很暗，應當到掌燈的時候。

玉 老爺，我不，我一定不……！

老 （希奇起來，）嘆！奇怪！你是爲甚麼？老爺不許和了頭……？怎麼你和小六就許那麼親熱？

玉 你是老爺！

老 是呀！老爺不許和了頭……嗎？

玉 你是老爺！

老 這真奇怪！——天底下老爺收了頭還是新鮮事嗎？難道你老爺就沒沾過你的身？

——你也這麼拒絕嗎？這個理我倒要明白明白！

玉 老爺，您這麼大年紀，你的少……（他因爲搶着說話沒有聽見。）

老 甚麼？着重點說，哈哈，懶孩子！你不知道上年紀的人對待「你們」的好處！（她這

個時候代表她們一個階級。）玉蓉，你過來聽我說——年老的人第一對你們「知涼着熱」；第二「可憐溫柔」；第三「豐衣美食」；第四「任性自由」……你的歲數小就不懂得這事

，以爲青年的少爺最討你們喜歡，那真是不知誤害了多少人！你看當少爺沒有錢便不自由，有錢便嫖賭亂來，不將你們了頭放在心上；那有錢有勢在你們身上又留心的人——像你李大爺一樣吧——又不能只愛你一個人，一點好處沒得着，倒要嘔上幾斗氣！你不看孫姨奶奶？孫老爺比我的歲數還大一句咧，孫姨奶奶的福祿怎麼享受，不要再糊塗！過來！他又向前走兩步，玉蓉退一步。

玉 老爺，我，我……（未完）

愛情與物性（續）

俞宗木

電燈能够發光，因電流通過其阻力的白金絲上，阻力越大，發的光越明，但是電流總得能够勝過阻力，否則燈就不亮了。所以阻力是試驗愛情底穩淡與力量底大小的。經過千折百難的夫妻，他們底愛情，非膚淺的愛情所可移的。在我們中國許多舊文學作品裡，描寫才子佳人底團圓，總先敘許多苦難底經歷。

假使我們來計算愛情底分量，也當像電力底多寡用時間來積起的。世界上無論什麼工作，總是由延綿的時間組成的；時間的觀念很重要，無地就不能表現一切。講到所謂愛情，當然有時間性的。我們想得美滿的愛情，應該像一個織師運他底梭，把一縷愛情的絲，在機上時間的線線間上下穿過，男來女往，漸漸織成一幅美麗錦繡的花巾。織成的花樣，在織的時間上是不能看見，要等梭的絲如何的織上去；但是織成如何的花樣，織師可以用匠心預定的，雖然有不幸的時候遭遇意外。我們不講愛情則已，否則，如果要求愉快的人生，用愛情帶些藝術的分子才好，雖然有人愛穿素樸的土布而不喜用美觀的花緞。

假使把先天的性慾如當電流看待，後天所得的教育，生養，環境，愛好等等作爲阻力，再經過時間，我們用計算電力的式子來測愛情的力量：

$$\text{電力} = \text{電流} \times \text{阻力} \times \text{時間}$$

那末把愛情，性慾，情境，替入上式，可得式如下：

$$\text{愛情} = \text{性慾} \times \text{情境} \times \text{時間}$$

這個愛情式中，尤其是性慾也要用平方（電流底平方，用意不同，）因性慾底衝動光有一個入發生他方是爲否，那末，愛情就等於無效。

洪 新國家的大特號（一月一日出版）

第一卷 第二期 出版了

革命的不妥協的 國民黨正統派的刊物

婦女問題 研究會編 新女性創刊號出版了

定價每冊五分 每月一元二角 每年十二元

總發行所：上海江西路

期 八

李劍華著「社會學史要」(一) (本期篇幅增加另售大洋一角額定者不加) 上海四馬路光華書局發行

本報為優待直接向本社訂閱者起見，訂發同閱全年者洋一元附贈孫先生遺著「大英三民主義」各一冊，郵票代價不折不扣。

女界前途之大問題 兩部性知識的書籍 美南洋通信 美拉尼亞的婚姻

癸明(三三) 聖陶(三三) 鳳子(五三) 顧均正(六六) 局 北京總代售 北新書

還有無論如何，我們所具情境，誰也不致等於零，由這個式可推知男女同性慾而有傾向的時候，不管在若何情境中，總有發生愛情的可能性。用事實來證明亦可：假使不相識的一對男女，叫他有機會相見(情境)，並且可以常相見(時間)，倘若他們中誰先起性慾衝動，對方有可能性的反應，那末愛情就可發生。又例，假使有惡感的夫妻兩人，我們要叫他們恢復愛情，也有可能，只要把他們底情境改變，增加時間，所謂改變情境，就是減少可生惡感的事情，隔絕第三個異性底加入。所以愛情底變動：(1)跟着性慾而變，(2)跟着情境而變，(3)跟着時間而變。三個因數中有一個變動，愛情便受影響而變動，這是很顯明的。

從上面的愛情方程看來，愛情可看作一個立體。我們都知道，無論怎樣小的東西，在空間總佔了一個位置；那末愛情在空間佔位置嗎？自然是沒有。推底位置在時間上，不在空間。時間好像是軌道，一條軌道同時時間內，只能第一個車。比方我和甲有愛情，也和乙有愛情，同時決不能表演我們倆所生的兩個愛情關係，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像軌道可讓各輛車先後開過。我們同時發生兩件以上愛情的生活，於是免不了吃醋的風潮，因為享受的時間起了衝突。因愛情如立體的有佔有性，所以愛情是私的。我們想愛人，可是被愛的人因有許多情境，不喜歡我們另愛別人，侵削底權利。愛情與慈愛，當然有分別。宗教家底博愛，專利用仁慈，這是單方面的動作；男女間的愛情，是兩人做一人底事，雙方合作的。雖然並不為自己底利益。

美麗的花在綠枝上微笑，彷彿是為我栽培牠而給我觀賞的，其實牠底心理決不如此，委實自己要嬉笑的。牠底美麗照着我，也同時讓我底朋友沾光；倘若牠果有靈感，以正面對我，那末在牠後面對着我的人就是失戀的人。太陽是全世界發光的，我們站在地球上的一點的人，只有半天被牠照耀。太陽原本很大量，因為我們自己底地位有限，不能全受牠底光榮。我們雖然想廣泛地人們講愛情，委實我們力量太薄弱了，只能執着某點上運動，而愛情於是成爲自私的了。

人喜歡愛人，尤其因被人所愛而愉快。愛情成爲私有，因為被人所愛的緣故。兩個同性同時愛一異性，最覺困難的是中間的被愛者對相對的兩方發生同等愛情。他們在這個平衡狀態之下，只得同性的互相傾軋，滅絕一個情敵，若要失平衡底均勢，不必去了情敵，只待情境變更就得了，那時中間的被愛者自然有顯明的表示，傾向他所較適宜一邊去，這種情形，在試驗管內是常見的事。我以為戀愛的情形成爲三角式的時候三人互愛，那末，平衡狀態，比較可維持長久，設使兩個親善的男子和兩個姊妹花講戀愛，並且互能了解及愛慕，四人成了一個平衡的戀愛，或者永久保持到底，這是可能的吧？可是這種事實，我沒顯著地聽聞，也不敢說沒有。愛情在某種情境之下，我對於同時發生幾個愛情生活認爲可能的，譬如一碗水已溶解而達到飽和的程度，把白鹽再溶下去，對於已溶的糖並不受影響。原有的愛情如本體有缺憾，別的爱情更易侵入。世界上決沒有圓滿的愛情生活，像無論什麼因體總具有孔性(Pore)的，可以讓別的東西鑽進去佔有牠底空隙。我們要防範其他的愛情的侵入，先要把自己底空隙用堅固的東西堵滿；倘能僅與情敵較量，必定失敗的。

我們在愛情底途程上，覺得疲乏與興奮，像水波底起伏，決不是在水不線走的，正因阻力起而興奮，到愉快時而疲乏了。我認爲愛情有一種慣性(Inertia)，有一動者常動，靜者常靜」的趨勢。比方說情人通信，這種慣性最顯見。已結婚的人，是愛情漸趨靜的方向了，所以多主張保守的，青年底則不然，情苗出芽，就欣欣向榮地要發展了，這正在開關動的時候，不能立即遏止的。愛情可讓牠動，

別時雖停住，不走的鐘表，將來總得到腐爛的地步而不可收拾，結婚過的人，他們走愛情的機器，隨着物質底壓迫，和筋肉隨着年齡而消耗，竟至走不動，所謂夫婦，就成愛情底坟墓了。

上面說的，不過解說愛情底物性。現在總起來說，要提出我底主張了，雖然是個人底偏見。愛情應與友愛有別，非帶性色彩的愛不得有作愛情。雙方都是愛情底債務人，盡的都是義務，歡喜實踐的義務。因為担負義務，對於愛人而自己失了相當的自由。愛情底往後，如響之應聲，出於感應的，所以應該多具刺激性。重複的愛情生活，平衡勢力，必被外力破壞，如水池之不能經久。故我對於愛情，主張男女專愛，帶藝術的手腕，繼續刺激雙方感應，興奮地行動，別讓愛神氣起翅膀，停在海邊曬曬了。

昨日本文第三條第七「同性相吸引，異性相排斥」應改異性相吸引，同性相排斥。

牧羊人社

伏園先生青睞，我們所組織的純粹研究文學的牧羊人旬刊快出版了（一九二六一月十號）。牧羊人社的社員國內外共有三十多人，北京方面狂社有幾人，武昌方面藝林社也有幾

人，其餘的都是對於文藝盡力的青年男女。我們的力量當然薄弱，我們的興趣却是使我們努力向上。這刊物將來的幸運和榮枯，這時還不能計及，總之「幹」就是強的力的新的表現。

牧羊人旬刊負責編輯的就是我們兩人，稿子已編定付印了，特來向先生請求一事，就是請在貴附刊上發表我們旬刊的目錄。

久仰先生是愛好文藝的人，牧羊人的前途還望先生多多賜教，因為文藝是公有的，凡是嗜好文藝的人都要相互扶助。所以我們學文藝的人內中的關連是至為密切的，先生亦云然否？

王宗璠 謹啓

△牧羊人旬刊第一期目錄

- 牧羊人旬刊區區的幾點用意
- 父親（播譯） 宗璠
- 牧羊女郎（歌劇） 華之
- 黃昏（詩） 虛明女士
- 給——（詩） 雲
- P村的選舉（小說） 助
- 遺書（小說） 以
- 批評在文學上的價值 謙
- 價目：每份銅子四枚，各大學及各書店，均有代售。通信處，中大第一宿舍四號。

王斧覆友人書（續）

（匿名書）連那軍官的孩子，聽說賣給江門地方的華僑做兒子。

此即誣為人販子的絕好「聽說」。民五國會恢復，安徽友人楊虎君，妻死携幼子小虎來京，曾寄養我家。民六南下，楊君在元帥府充參軍。已而楊君去粵，並挈小虎去。此傳聞所共知。

（匿名書）弄了她一身毛病，送入醫院內，天天做了那青年學生的模特兒，王議員那算實行公妻了——養巴狗受用呢。辱及妻孥，誘及牲畜，可謂盡狼戾毒毒之能事。然誰無妻孥，誰無牲畜。

（匿名書）因有兩個華僑資本家也來北京游歷，他就把兩個人都約到他家住——設法引誘，——這兩個華僑雖不至上他的鈞，——因此打電回去發款來，竭力報効，那時候他一切家用都要這華僑白白担負，——這華僑床頭金盡，就翻起白眼，——各自搬出來，有一個簡直跑回上海。

予自有京寓，曾客千家者，一為黃君詠台，一為黃君伯耀。詠台君乃民十一秋，予過滬，約彼來游。彼一時不能動身，乃使彼婦及幼女，偕予眷屬先行，旅費等均由于招待。不久

第十一期目錄

北平時報全為樂歌（中）

願頌剛 沈兼士 鬼力

現

第三期 東北戰爭與日本出兵南滿 私人經濟與社會經濟

時事短評

（壬）（補）（召）（皓）（論） 陳翰生 馬慶元

文獻半月刊出版

研究明清史料及故宮遺物之 每期售銅元十二枚京內外各大學及大書局均有代售

零售每份銅子四枚外埠連郵二分訂閱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總經售處 北京翠花胡同北新書局

史考時記之用凡研究中國史西洋史及金石
學者均不可不家置一編 四開連史紙精印每部
二冊大洋四元預約每部二元易歷二月十五日截
止 準陽歷二月底出書 總發行處 北京大學
第三院研究所國學門

二期

大學社一院猛進社出版日期：星期五
●報費：每份本京銅元四枚外埠函購郵費二分
半年五角全年一元

冰台君續至，如之。彼極極月餘，亦遂携眷去。
。所謂「有一個簡而跑回上海」，大約即指詠
台君為僑資本家之一而言。然詠台君是否資
本家，請兄等一閱彼當時返滬後與予之信（信
附下），自當瞭解。詠台君既非僑資本家，
然則伯耀君共僑資本家乎？予祇知其為僑

參議院議員。彼携眷來同居，約一年左右。彼
此賬目，固未嘗分文荷。試觀彼親書之結單。
（單附下。）當時寓內所有費用，作三分計算
。我占二分，（彼時因舍弟在京，）而彼占一
分。故據彼結單，「由十一月初四日起
，計至六月初四共七個月」止，除「表

糊裝電燈煤爐買煤」等，彼一分應付銀五十九
元外，每月食住並雜項，彼名下祇付銀二十七
元。故歷時七閱月之久，不過共支出銀二百四
十八元。所以「先交一百五十元」，而「尚欠
九十八元」。彼此賬目，既如此其清楚。又如

冷又查

在六智公司款
有意外得禮者指狼狽不堪。查歷過年，向
司內掛借二百元。我光緒在到文款時，夜一百，其餘一百
說先生請得禮者指狼狽不堪。我即但心，如無心，林人使不稅
子。可也。其時子，如見其時，我之辦理，如無心，林人使不稅
子。可也。其時子，如見其時，我之辦理，如無心，林人使不稅
子。可也。其時子，如見其時，我之辦理，如無心，林人使不稅

予哥卷 四歲寶老一信信 一信人送元釋一信
長三三 昔年正月九日 諸君在信信送元釋一信
中亦五五 昔年正月九日 諸君在信信送元釋一信
人亦五五 昔年正月九日 諸君在信信送元釋一信
教文更人帶區定明日買元釋送元釋一信

斧在寓故，彼代補款四元。迨歸，彼即來函（因見上，彼時伯權君已他處）索取。如此種種，皆足見「打電回京去免款來竭力報効，那時候他一切家用，都要這輩白自担負」等謠言之可笑。

（匿名書）因曹錕運動總統，——王議員見曹家對南下議員格外注意，更出重價把他們由安福黨手內買回來，這時他在上海，就打了密電回京，要價一萬元，——其中同鄉王鴻福等是和我一致行動的，

——這派了專車去接他們到京，誰知天津方面又知道了，起派人在天津車站，截住歡迎下來，十批八殺拉到姚公館，大選購處，見他在天津宿了一宵，經已去了貨，就不應他一萬元，單給他六百元，請他住下，慢慢商量，他見勢頭不好，恐怕上當，又因天津條件，亦是緊要的，那天晚上拿了錢，就逃出天津，去到了上海，還打電到京打聽投標日期，打算到時，偷偷回北京拿這五千元塊錢。

彼知賄選，賄不還，均不足以為怪也。於是忽京，忽津，忽滬，忽一萬，忽五千，忽六百，先任陸離，吹影吹聲，以偽造事實。苟非賄選賄不還之嫡系，真不能道其隻字。然何為

賄選，何為賄不還，我不得而知。不但賄選賄不還，自予謬充議員以迄於今，不得而知。抑自有生以來，賄之為物，實未曾受自任何人。而任何人亦未曾向予授過賄。此生平所自信，可以矢諸兄等之前者。

（匿名書）將那俱樂部解散，王議員要將公家所辦的傢私據為己有。俱樂部為彼時南下多籍議員全數所組織，予有無「要將公家所辦的傢私據為己有」可以質諸南下多籍全數議員，至少亦可以質諸黃君金聲。蓋黃君乃當日由衆推舉之俱樂部理事也。

（匿名書）——王議員聽見謠言，起先很是恐慌，後來想得一法，發起一個甚麼「國傷集資紀念展覽賑會」——在中央公園，要把古董在這會陳列，以供衆覽，又借此發了入場券每張收回大洋五角——實係表示他所有的古物皆是自己搜集，並非由清宮得來的。

本年秋，因這案，會偕同人發起「國傷集資紀念展覽賑會」。此會公開組織，當時贊同者，機關若歷史博物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史門，地質調查所，其他若會黨商，以及私人出品，亦復不少。予不過會中之一份子耳。若謂

「聽見謠言很起恐慌」，始發起此會，豈一般與會者，亦一聽見謠言很起恐慌，始不辭勞瘁以與會乎？抑既為「謠言」矣，世有明明「謠言」，為「飛起恐慌」者乎？又試讓一萬步言，一切與會者，均因「聽見謠言很起恐慌」而與會，因與會而為予一人「聽見謠言很起恐慌」之傀儡。然而該匿名書，非謂「表示他所有古物皆是自己搜集，並非由清宮得來」者乎？換言之，即予所有古物，均由清宮得來。果爾，則予固賊盜也。夫人而至於盜賊，而且有贖可據，則中華民國境況雖不佳，而法院尚不至於關門。則無論何時何地，人人得而擒之。即不然，亦人人得而誣之。胡毀我者既無誣賊之能。復無擒賊之勇，而祇有匿名相毀之技，不亦大可惜耶？

以上拉雜為兄等止謬已。有二事殊為抱歉者，一則何等寶貴之孫先生手書，竟填演憤於牛鬼蛇神之列。一則冰台伯權君之手書等，均與斧個人交際之件，因迫不及待，不及請其同意，遽行發表。是皆斧應負有相當責任者。又此次復兄等之書，所有憑証，均不能以原物寄呈，因以付印。而同時來書，或當面開狀者更不乏人。特依此函，敬以奉告。王斧謹啓。

十五，一，四。

「男女關係」講演會重要啟事

（七）會定於十一月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在江先生寓舉行。江先生的手采已歸令人一閱。

莽原半月刊

用上好宣紙精印四十餘面，第一期十五年一月十日出版，要目如左：

本報

欲了解革命的理論與實際者不可不讀

政治生活

每週三版一次。每論文字，有時有圖，有各專門問題之討論，